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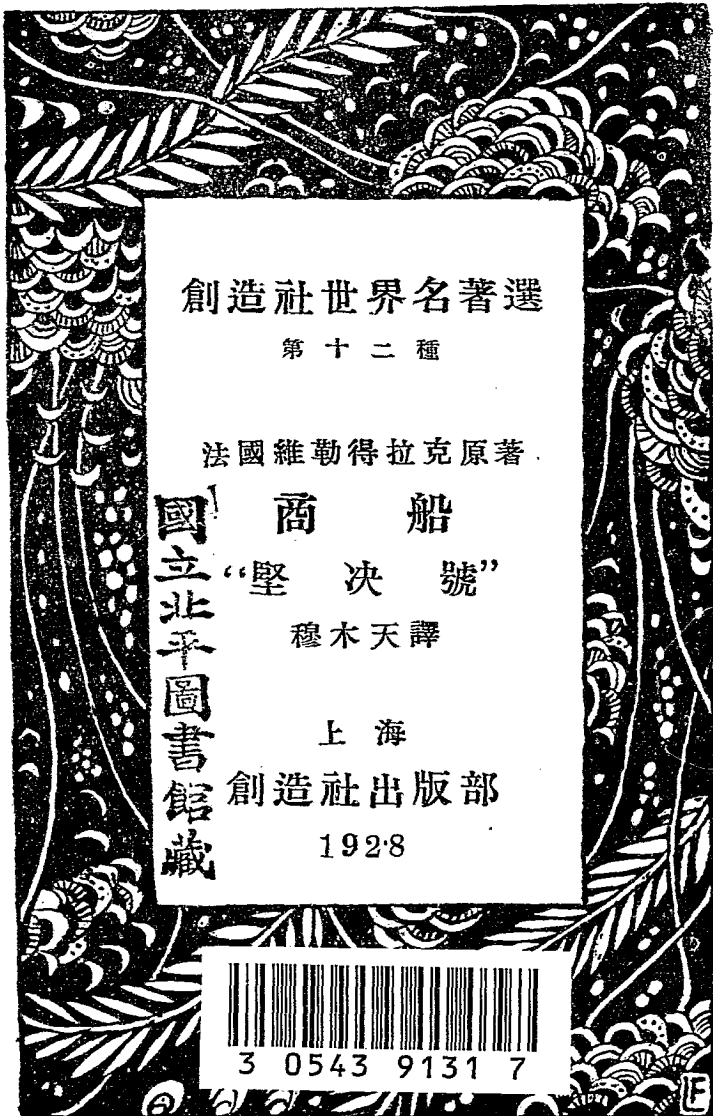
法國維勒特拉克原著

稔木天譯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印行



976.55



創造社世界名著選

第十二種

法國維勒得拉克原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商船
“堅決號”

穆木天譯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000785

本書著者的其他著譯

1. 旅心(詩集)
2. 王爾德童話
3. 蜜蜂(童話)
4. 琴門(小說)

商 船

第一幕

海港上勞働者往來的小酒居。舞台後邊，玻璃窗開着門的入口，從那裏望見船舶輻輳的港。前方，左邊，是帳台。帳台後邊，一個門；右邊又一個一樣高的門。從右邊這個門，蝶烈施往外端菜。大廳裏排着椅子，勞働者數人在那裏吃飯。

星

保羅·維利

順從運命的，運命推動他。

拒絕運命的，運命牽拉他。

——拉伯雷

人物：

蝶烈施 古爾代酒居的下女，二十二歲

寡婦古爾代 五十五歲

巴斯其延 二十九歲

瑟卡兒 二十六歲

衣都 六十歲

英國水手

一個青年勞働者，勞働者數人

海員數人，其他……

第一場

衣都，古爾代奶奶，蝶烈施，勞働者數人

衣都，半醉，還在饌台上，對着酒杯，交換着同古
爾代女掌櫃及旁邊的人說話

衣 都

到底，古爾代奶奶，你的意思？這個事情會有麼？這裏，你想一想，這裏這些個人們，他們賺十二個法郎……，就算十二個法郎。他中斷了他的話，向着對面棹子上坐着的一個青年人伸手。哎，小伙子！你賺多少錢？

青年勞働者

十二個法郎又五十仙。

衣 都

好，就算：一天十二個法郎又五十仙。古爾代奶奶，這些人們，每天賺十二個法郎又五十仙，從早晨到晚上，抬電車軌道的道鐵。

那是一件苦的工作，把你們的手，你們的胳膊，你們的肩膀，你們的腰都弄壞了。諸位，是不是？好的。可是，在這邊，我啊！我當你們說罷！我作工，是由於我的愛好。笑。你們去看；在代卜落施的家的前邊的陰溝在那裏漏水呢，那是通到代卜落施的地窖裏的。我因用水桶給他淘，每天賺十五個法郎。我二天就作完了。哎，並不是怎麼好玩。好的！我從帳房拿來了三十個法郎；代卜落施先生就在這兒過路；可我還沒有洗身呢；我好像從浚潔船的沙管子裏出來似的。他看我呢，他去看我工作得怎樣，他又給了我這五十個法郎的酒錢。五十個法郎的酒錢！作了兩天工，八十個法郎。我，自然的，沒有什麼說的，你說是不是。可是，古爾代奶奶，我同你說：像這樣的事，是會有的麼？

古爾代奶奶

你已經說了十遍了。

衣 都

喝完酒

[2]

女掌櫃的，我給你什麼？在我什麼都成。

古爾代奶奶

你什麼時候吃午飯呢？

衣 都

亞美利加人下船的時候，也是這樣：我給他們拿皮靴，他們給我一百個銅版。一刻鐘的工作。你要說：這是撞着運氣了。一定的。然而你總要同我說：一刻鐘賺了一百個銅版，老老實實的，那是會有的麼？那裏在坐的伙伴們，同我一樣的勞動者們……你們說是不是我……

蝶 烈 施

哎，老爺子！我也賺了一百個銅版。

衣 都

在女人，又另是一個問題。你從哪裏賺來一百個銅版？

蝶 烈 施

從你！他自己都不記得啦！你在什麼時候淘忘了地窖？

衣 都

七點鐘。

蝶 烈 施

到九點鐘，你已經醉了，醉了！但是你還未有洗。

衣 都

假定……

蝶 烈 施

你到這裏來，啊！髒啊！髒啊！……

衣 都

假定我到帳房以前洗過了；我沒臭氣；代卜落施先生安心聞不着臭；那啊！那麼我的五十個法郎就拿不到了！

有錢的人……

古爾代奶奶

指着蝶烈施

衣都，是她啊……

衣 都

有錢的人們不在乎什麼，是不是！這是會有的麼？

古爾代奶奶

是她，是蝶烈施，給你脫了上衣，把牠弄乾淨了，給你洗手，給你洗了臉。

衣 都

向蝶烈施

我給過你一百個銅版麼？

蝶 烈 斯

是，可是我倒沒管你強要。我問你是不是給我。我在你鼻子底下喊：哎！衣都！你給我一百個銅版麼？是這一百銅版你願意給我呢？你可以問一問女掌櫃的，因為我是什麼人都是一樣，勿論他們是怎樣醉。

衣 都

同我一同吃一點什麼東西？婦人吃的酒？

巴斯其延同瑟卡兒帶着輕便的行裝進來

第二場

同上人物，巴斯其延，瑟卡兒

巴斯其延

向着走向前來的蝶烈施

姑娘！有什麼吃的沒有？

蝶烈施

指着對着櫃台的，右手上的棹子

有，先生們，請坐。

他們坐下。蝶烈施排好食具，陸續的端杯盤。靜

衣都

走到棹子跟前

啊，諸位旅行的先生，一向好啊！你們在海裏怎樣？你們是坐英國的船來的麼？

巴斯其延

笑着

[6]

啊，不是。

透 卡 兒

我們從巴黎來。

古爾代奶奶

從巴黎來！先生們，一路很熱罷？

巴 斯 其 延

是的，很渴。姑娘，先給我們拿酒來。

衣 都

那麼，你們是巴黎人麼？

巴 斯 其 延

是的；老丈。

衣 都

啊！好極了。握手：你們看得出來罷，這是在先年的巴黎的人的手啊！他住十一區聖茂兒路五十四號住了六年。這一定能叫你們想起些事情罷？

巴 斯 其 延

是的，我知道那個地界。但我們兩個是在可立西大街。

瑟 卡 兒

我很知道，我知道，聖茂兒路。小時候，放假日子，我到我姑母那裏去；她在二十八號洗衣裳。啊！聖茂兒路！

衣 都

那時候知道五十四號罷！在那時候，是一個帶家具的房子，對面是一個鐵版鋪。

瑟 卡 兒

瑟畢揚啊！

衣 都

瑟畢揚，女掌櫃的。這真是一個巴黎人啊！真是啊！……瑟畢揚！……我在他家未作好工，

瑟 卡 兒

在下午，我常常到瑟畢揚家裏看人們往貨車裏裝鐵版。現在我又重看見了人們帶着錯亂的皮圍巾，他們的手，他們的口，像紅人似的。

衣 都

的確的。

瑟 卡 兒

她們搖着六尺的或八尺大鐵葉，把軸抬放在別的上邊。在放得不對時候，同你說罷，我真高興極了：像雷一般！

衣 都

那些個駱駝們不叫人睡午覺。

瑟 卡 兒

啊！是隔着很遠的事情，是隔着很遠的事情……向巴斯其延 還遠着呢！

衣 都

我，我說的是五十多歲的事情。

巴 斯 其 延

向 瑟 卡 兒

不要回想了，就當那是在六十歲的罷。

衣 都

但是……，蝶烈施！許我在你們飯前敬你們一杯酒。

瑟 卡 兒

哎！不要，不要！

巴 斯 其 延

你講笑話！

衣 都

一杯白葡萄酒，哎，哎，蝶烈施，好孩子。

瑟 卡 兒

但是不要……

蝶 烈 斯

侍 候 着

讓他請罷，他今天發了財啦。

衣 都

今天我有錢了。你看蝶烈施，她是多麼好看；真是一個好孩子，你看；並且她很熱誠。昨天她很照顧我，好像什麼似的……啊，怎麼都好。他對着兩個旅行者坐下 我來同你們一同吃飯。祝你們…… 他們飲酒 哎，你們想來此地作工麼？

巴 斯 其 延

請猜一猜。

衣 都

啊，知道了，你們要在海岸上作一個快樂的小旅行……

巴斯其延

隱 昧 的

快樂的旅行？也許是，也許不是，但不是在
海岸上。

衣 都

是啦，到內地裏去，到親戚家裏去。

蝶 烈 施

他真是創根創蔓的！

衣 都

諸位先生，她是有道理的。我真是失禮，請
寬赦我！我真失禮了。

瑟 卡 兒

但你未有失禮。

衣 都

恕我！有什麼就說什麼，但是沒有壞意
的。

巴斯其延

老丈，沒有什麼失禮。只是我們也不去親戚
家裏，我們也不到內地去。

衣 都

嚴 然 的

我再不想知道了。

瑟 卡 兒

我們到哪裏去，我們沒有掩藏着的必要。並且我們應當說出來，叫人們可以指導我們。

蝶烈施，好奇的，傾聽着

巴 斯 其 延

得意揚揚的，激昂的

我們去哪裏，我們都可在房頂上喊叫：我們明天坐船到地球的那一邊去。

衣 都

啊！啊！完全不對了。

蝶 烈 斯

到哪裏呢？

瑟 卡 兒

稍 爲 奮 昂

到加拿大去。

巴斯其延

到加拿大的很遠的很遠的地方！

古爾代奶奶

從她的帳台裏出來，走到跟前

你們一定是到那裏作什麼職業罷？

巴斯其延

用 力 地

職業？奶奶！人們還給我們工夫作職業麼？我們學的職業啊，我們差不多都忘淨了！我們出來就打杖。我們在兵營裏作工，我們在沫斯河上，馬怒河上，蘇莫河上，政府的工場裏作工。我們從學徒出來以後，就在那個主人的家裏住得最久。

笑。勞動者數人，吃着烟，進前來。靜

不是，不是作我們的職業。我同着我這位朋友說：昨天是戰爭；今天是戰爭的算帳；明天又

是另一同事。在這兒，你總是費事。人還是在生的地方，最自由。隨後，我同他說：你說是不是這四年以來你儂倖的檢了一個命，不算以前的三年的服役，同以後六個月兵營的生活是整整四年，是不是你沒有像什麼事都沒有似的回來過，像天氣好的禮拜日到鄉間散步的第二天似的回來過！回到芒馬特路的地下室裏預備夜裏排新聞的臭鉛字。我簡直同你們說罷，我們就是排字匠——我同他說：我們從這裏跑了罷！讓他們再捉不着我！去到自由裏，去到廣大的空氣中生活去！去到新世界裏植民去！阿路福萊！是不是？

瑟 卡 兒

是的。

衣 都

好極啦！我中意極啦！我是碼頭上的筋肉的勞働者。用勁的事情，什麼都好。古爾代奶奶她可以告訴我決未訴過辛苦。他轉向她 哎，是在昨天以頭罷？是的！但是如果我的生活要改造一遍我不說啦……可是亞美利加啊！那塊小地方

已經被人走遍了；在大戰以前已經……

巴斯其延

已經被人走遍了？那看是亞美利加哪一國！要知道我不是同你講合衆國；我也不同你講紐約！不要弄混了：我們是上加拿大去！加拿大像歐洲一般大。就是把俄國都加在內啊，但是在那裏啊，所有的居民啊，還沒有巴黎同倫敦那麼多。在加拿大啊，有哀斯基馬人的地方，在南邊，有黑奴的地方，有紅人的地方。並且，那是很簡單的：我們從芒特烈下船，從芒特烈到我們要住的地方，你說有多少基咪啊？兩千！兩千基咪。

古爾代奶奶

走路去麼？

巴斯其延

不是，坐火車去。兩千基米坐火車，你知道麼，穿過一望無邊都是麥田的地界，或者是巴法螺，必爾一類人看守着羊羣的牧場。你也可看見些湖水；但那些湖水啊，像法國一樣大。

衣 都

懷疑的

啊！像法國一樣大啊！……

巴斯其延

是的，像法國一樣大啊！我有講那裏的書，我給你看。在我的皮靴裏呢，是不是，阿路福萊？簡直說，我們不到人們去過了的加拿大。我們到馬尼都巴去，你要問啊，那就是馬尼都巴的老遠老遠的地方啊！現在你們知道了罷！你要知道我們是問好了的。你要相信在我們要去的地方，有好多工作，絲從戰爭裏逃出命的想得自由的人們作呢。並且，人們給我們些個好的條件。

蝶烈斯

若是從戰爭裏回來的人現在都到那裏去，女人們該怎麼辦啦？

瑟卡兒

姑娘，我領你去啊！

蝶烈斯瑟倚着棹子，靠着瑟卡兒，同他鬧

青年勞働者

向巴斯其延

人們給你們些個好條件麼？

巴斯其延

是的。就是這樣：有一個法英協會。你同牠結一個契約：牠用牠的錢送你到加拿大去開墾，他們叫你作一年工，給你工錢，給你吃的，叫你在那裏學飼養，學耕種，還告訴你好多別的東西。一年以後，他們給你地，他們叫你安住了。那麼，你就當了地主了。你可以用十年工夫償還你的地價。自然，在那幾年，你要出利；你還得出少的錢去賃農作的機械，你用不着買。統盤的算起來，比巴黎的壤的租主要便宜得一半多。

古爾代奶奶

如果一年的學習以後，你不喜歡那種營生呢？

巴斯其延

隨你便！不幹好啦。只是你得還給公司六百個法郎的背約費，去賠償旅費等等。

並且，那錢已經是還好了的，公司已預先從你工錢上扣留下啦。

如果你在那事情上作下去，那錢又給你，你可以有錢給你的宅子買個吊燈。

衣 都

這真是好極了。

鑿成的聲音

巴斯其延

什麼都預定好了。說不出怎麼好啦。

蝶 烈 施

一年以後，你不怕厭倦麼？

巴斯其延

我們？你拿我當小孩子待？我們看事看得準極了！我們完全知道起初會是很苦的。可是，戰爭以後什麼是不苦的呢？這不過是一種小小的心願。你知道我，我決定了目的，我的眼睛總不會離開牠。我們是決了心的人；是不是，阿路福

萊？

瑟卡兒

氣弱的

啊，是的……

巴斯其延

指瑟卡兒

啊！若只是他一個人啊，他或者不會決定去。但是同我……

卡瑟兒

爲什麼又說這個話？

巴斯其延

老頭，這並不是一種非難。但預先要承認我們兩個人性情不一樣。你不像我似的那樣的癡心的要離開鄉土，家族，離開一切一切。

瑟卡兒

狠肆的

啣！

古爾代奶奶

小伙子，別害羞；那是當然的事情。你不比

別人，你有很親近的人，你離不開。

巴斯其延

並且，還有別的事情。你知道是我作的這種打算，是我拉他來的，使他決定的。我是說我拉着他的手，向他說：來！

瑟卡兒

微笑

你不能強迫我上船。

巴斯其延

自然的！

我意思是說你一個人不會去的。

瑟卡兒

啊！我承認！

巴斯其延

是不是！我啊！一個人，我去。

靜默

蝶烈施

是明天出發麼？

巴斯其延

是的，漂亮的孩子，就是明天。

瑟卡兒

是的，明天。我們應當去看看時間。

衣都

什麼船？

巴斯其延

那個商船的名字是爲我們起的，是一個應時的名字，我們當作標語，阿路福萊！哎，是不是？他叫作‘堅決號’。

衣都

‘堅決號’：我見過了。那不是走大西洋的汽船罷？

巴斯其延

他從口袋兒取出些紙來

是，是的……他讀着芒特烈的斯密斯，瓦特父子公司的船。我們現在就去找去。

衣都

牠是在右邊第二碼頭裏。我領你去。知道的樣子
子這個船的噸數……是……

瑟 卡 兒

我們今天在那裏睡？

古爾代奶奶

如你們願意在這裏住，這裏有房子。

衣 都

像這裏這麼好的地方再沒有了。如果今晚
你醉了——假如是——這個蝶烈施能夠照顧
你。

蝶 烈 施

說什麼，你以為這些先生們……

巴 斯 其 延

就這麼決定，女掌櫃的。我今晚在你家裏
住。我每人敬你們一杯酒：為芒特烈的‘堅決號’
我們乾杯！蝶烈施姑娘，拿白蘭地來，你喜歡什
麼拿什麼來。

衣 都

這個意思很好。

蝶烈施斟酒

巴斯其延

十年以後，我們再來此地。那時你們得預備些好酒。

瑟卡兒

十年，或者十多年。

巴斯其延

或者，不要十年。祝掌櫃奶奶的健康。

古爾代奶奶

現在，祝你們海上平安！

蝶烈施

祝你在那裏的戀愛！

巴斯其延

爲得我們的戀愛，我得來找你。

瑟卡兒

在加拿大若有像你一樣的女人，真好極了。

蝶烈施

作一種畏敬的禮

啊！謝謝你！

衣 都

轉向後面的門。他急急放下酒杯，走出去外邊

哎！哎！

衆人目送他。候間，他帶着一個水手進來

第三場

同上人物，英國水手

衣 都

這是‘堅決號’的水手。

英 水 手

今天好。

巴 斯 其 延

你是堅決號船上的人麼？

英 水 手

堅決號，是的。

巴 斯 其 延

真湊巧了，來同我們喝一杯酒。 向蝶烈斯示
意 我這位朋友同我要搭堅決號，到加拿大去。

英 水 手

啊！好極了！！

傑烈斯爲水手斟酒

衣 都

叫他告訴你，叫他！朋友，這兩位先生要知道明天幾點鐘才開船。

英 水 手

幾點鐘？

衣 都

是的。

英 水 手

堅決號？

巴斯其延

是的，費心，費心。

英 水 手

怕明天不開啦。

巴斯其延

爲什麼？

瑟 卡 兒

我們的票是明天開船的。

英 水 手

可是！牠明天不開啦。本來應當是明天開，
可是明天不開了，因為機械壞了，鍋爐壞了。

巴 斯 其 延

啊！

英 水 手

祝你的健康。

同 飲 酒

瑟 卡 兒

祝你的健康。

我們在此地還得待一兩天。

巴 斯 其 延

向 水 手

已經修理了麼，時下，鍋爐？

英 水 手

啊！是，修理呢……拆開了。

巴 斯 其 延

焦 慮 的
拆開啦？你打量得幾天呢？

英 水 手
大概得十五天！

巴 斯 其 延
立 趨
十五天！

瑟 卡 兒
同 樣
十五天！

英 水 手
是的，得十五天。或者還多一點……

衣 都
小伙子，你們走不了啦，你們在這裏住着好
啦。

巴 斯 其 延
失 望 地 坐 下
不能叫旅客等十五天罷！會有別的船罷！

英 水 手

沒有別的船。就是在堅決號船上，旅客也沒有多少；也不過這樣，四個人，十個人。我們運羊來，我們載鐵條去。你可去問一間船公司。但我的話是不會錯的。這裏，就是等一個月，除堅決以外，怕都不會有別的船到加拿大去。失陪，失陪，我去啦。即刻來麼？再見。

巴斯其延

謝謝，我們就去。

第四場

同上人物，只沒有英水手

瑟卡兒

靜默之後

怎麼辦呢？

巴斯其延

先去看看去。但他當然是知道很的確的。

衣都

啊！他不是吃醉酒的。

瑟卡兒

勿論怎樣，公司得叫我們走，給我們到巴黎來回車票，叫我們回家等着鍋爐修好，就像船沒有定期，不在明天開似的。

古爾代奶奶

當然，公司得給你們出車票。

巴斯其延

想 慮 了 一 會

你說：回到家裏等。如果沒有別的船，公司
一定會告訴我們：

瑟 卡 兒

啊！啊！這頂有道理啦。

靜 默

巴 斯 其 延

不行，不行。阿路福萊，那麼辦不行。再回巴
黎住十五天啊？我們再往各處辭行啊？再出發：
在車站上，親戚，姊妹們哭着！那不行，不行！

瑟 卡 兒

的確的，這麼樣……可是……

巴 斯 其 延

過去的一個禮拜已經夠了！人人都當我們
走了。我們自己也當是走了 不要再回去，再回
去會倒霉。

瑟 卡 兒

稍 感 困 難

這是我的意見，不行麼？可是……

巴斯其延

是，我知道了。

瑟 卡 兒

可是，在這裏住……我們把錢都化了。

巴斯其延

看一看。等等。此地有印刷所麼？

衣 都

當然此地有印刷所啦。

古爾代奶奶

不會沒有。

衣 都

你聽，無論有沒有印刷所，此地總不會沒工做。碼頭上正修電車道呢，現在招工擔軌鐵。願意幹的，一天十二個法郎五十個仙。就是我，我找不着好的工作，我又沒錢的時候，我也要幹一天兩天的……咄，這種事情啊……

瑟 卡 兒

如能同女掌櫃的講好，我們就在這裏住罷？

蝶 烈 施

好辦。

古爾代奶奶

並不是誇口，你在這兒住五十天，你走的時候，一定不會說壞。

巴 斯 其 延

起 來

先到船上去。

瑟 卡 兒

起 來

隨後我們看看有沒有印刷所。他把酒居四周圍望了一下，隨向蝶烈施 啊。到阿美利加去以前，在此地住十五天也好。

蝶 烈 施

你又算在家裏少微住了幾天。

瑟 卡 兒

是的，是的，不怎麼匆忙啦……

巴 斯 其 延

同衣都到門口，呼瑟卡兒

你來！

他出去，在門前站住，在旁邊同衣都亂講

瑟 卡 兒

但我很高興在一個地方至少要住過幾天，
叫自己也覺得隨便啦，同別人也熟啦，以後能夠
追憶起。人到哪裏，哪裏都會有些瓜葛，但，不要
很久……在大戰時候，我……

蝶 烈 施

伸鼻聞瑟卡兒鈕釦裏插着的花

你這個花真好看！這是你的情人兒給你的
麼？

瑟 卡 兒

不是，我走的時候，從家裏拿來的。

巴 斯 其 延

在 外

走！阿路福萊！

瑟 卡 兒

就去！

他從他鈕釦上把花取出，遞給蝶烈施。她拿着。他走出

——幕——

第二幕

第一節

第一場

佈景同前

瑟卡兒同蝶烈施

他們依前方左邊棹子。瑟卡兒右臂用綳帶掛着。蝶烈施在補襪子。數秒之後，瑟卡兒起來，在舞台上來往走着，隨隨便便的，亂搖着拳頭

蝶 烈 施

痛麼？

瑟 卡 兒

有時候痛。痛得很厲害。指蓋底下的肉擠出來了……啊，真費事！

蝶 烈 施

也就是兩三天的事情。可是，你的手指軋掉了都未可知！別的人們，真是混透了！他們爲什

麼未等你放手就落下軌鐵呢！

瑟 卡 兒

是我放手太晚了。我沒有拿好，從下邊拿的。但這算不得什麼。我不能作工，是很膩耐的……可是，也有一個報酬。

他 重 坐 下

蝶 烈 施

有什麼報酬？

瑟 卡 兒

就是同蝶烈施一同呆了好久。

蝶 烈 施

胡鬧！

瑟 卡 兒

沒同你鬧。

蝶 烈 施

八天以後，在船上，你會比在此地好得多。

瑟 卡 兒

沒有那麼回事。

蝶 烈 施

你立刻就會忘掉我了。

瑟 卡 兒

我一定不會忘掉的，我的記憶非常堅實，並且……

蝶 烈 施

我記得住地方，我記不得住人。我見過好多的人。

瑟 卡 兒

我很容易牽扯住。我在一個地方住了一天，我就覺得好像我要在那裏過一生似的。我離了那裏，我覺得那裏像很熟習似的。對人亦一樣。啊！戰爭的時候啊……

蝶 烈 施

你真是易於動情的啊！

瑟 卡 兒

這並不是好的性質。但，我也不願意是另一樣。哎，蝶烈施，若是，二十年以後，我坐着火車

到得這城裏頭，好像這一次我來似的，我連車站都會完全不認識了；到這房子裏來的路我都會不知道了，或者我都不會再來找牠來了。但我確信，在我心裏，我那時候總會看見這個廳，同各處放着的些個棹子。我會見古爾代奶奶在帳台上在本子裏濫寫字。我會看見蝶烈施一手拿着衣都的杯子，一手擦着檢下來的棹子。我會想起前天下午我在這裏讀書，你同女掌櫃，你們熨棹布。我會想起來昨天下午你出去買黃鞋子。你回來給我看，我叫你穿上試一試。

今天下午，更不用說了，蝶烈施，我會看見你傾着身做着活兒……啊！我常看見的事情，現在我看見的事情，我是不會忘的。

蝶 烈 施

眼不離活兒

你看什麼呢？

瑟 卡 兒

在你頸上卷着的頭髮。

蝶 烈 施

她笑着仰過頭去
但我是老老實實的聽着你。

瑟 卡 兒

我並未同你鬧玩笑，十年以後，這一些事情
我都會想起來，還同些個別的事情。

蝶 烈 施

十年以後！

瑟 卡 兒

是的，我在小的時候，放假的幾個月，我到鄉間學校田園裏去過活。那是我一個最好的追念。人們在白白的大的食堂裏吃飯，有一種好的氣味。牛奶房同麵包房的氣味。桌子上蓋着白色的油漆布；有一種新油的氣味。那食堂的氣味，我是永遠忘不了的。當我想到那些假期的時候，我鼻子裏就聞到那種香味，我就看見了侍候我們的女僕了。我們每人在自己的前邊都有一瓶少微混一點紅葡萄酒的水。

蝶 烈 施

笑 着

啊！我啊！我的瓶子啊，我在學校裏吃飯。我帶一小瓶萍菓酒。我爲得使酒好吃，我什麼都放在裏邊：一個‘朋朋’，些個蔻蔻糖；一個櫻桃，我一搖，就起泡啊！

瑟 卡 兒

她講話的時候，他站起來，走了幾步，隨即站在她前邊

你的學校在哪裏？此地麼？

蝶 烈 施

是的；在城的那一頭。我在那裏住到十二歲。

瑟 卡 兒

以後呢？

蝶 烈 施

以後我到鄉間養禽場裏作工。啊！我那時好極啦！有一個大的園子，裏頭有洋莓，有洋莓。我媽以後不叫我幹啦，因爲賺不多少錢……

瑟 卡 兒

你的頭梳得很好。

蝶 烈 施

是麼？

瑟卡兒

還應當說你有很好的頭髮。

蝶烈施

我希望你寄給我加拿大的明信片呢。

瑟卡兒

的確的。若是沒有明信片，我寫給你一封
短信來。

蝶烈施

○ 真好極啦。得一定守約啊！有些個人們，在
那時候，曾允許送給我明信片，送給我‘朋朋’
……有一回來了一個人，他還說‘朋朋’是他們家
鄉的特產。但真糟糕透啦！

瑟卡兒

你相信在加拿大一定沒有‘朋朋’？小蝶烈施
啊！但我在走以前給你。

蝶烈施

你什麼時候走？我不是因為要‘朋朋’才問
啊。

瑟 卡 兒

還沒知道一定，五六天罷。

昨天早晨，我走到‘堅決號’那裏。正下着毛毛小雨；船好像被棄掉了似的。我想像着開船沒有延期；於是，我看見雨落在污濁的大洋上，‘堅決號’天天往前突進，冒着細煙……靜默……是很悲淒啊，港上的雨……

蝶 烈 施

你不喜歡走麼？

瑟 卡 兒

喜歡的……但我很捨不得離開此地，啊，一去到那裏……我這個人，你知道啊，永遠是被目前的事情牽連着，這是我的不幸。好像是一根繩子纏着我的手，人們在一頭用大力拉着似的。我捉着繩子，我放開手又捉起來，到把手皮都剝掉了我才放開了手。並不是我拉繩子。是繩子往後壓我，動搖我。

巴斯其延比我有力量。他能決定他的生活。他爲我決定；我喜歡那樣。別人的計劃我看

得很清楚，我知道是好，是不好。但我自己的計劃我什麼都不能採用，第一，我不作計劃，我，我作各樣的夢想。我不說？我要作這件事情。我說：事情會是怎麼樣變化；我得到什麼地位；那裏會有什麼人什麼女人與我一同；我會在頂好的境遇的裏邊；我會幸福。你要笑我，但我是講我真真實實的事情；講將來會有的事情，但那些事情永遠是美的，我只能希望牠們是將來會有的。

蝶 烈 施

到你這年紀，自己喜歡作什麼，自己都會知道啦！

瑟 卡 兒

是的，我選擇我喜愛的地方，我居住的地方。但是，我居住的地方啊！我決不能決心到得那裏。你呢？

蝶 烈 施

我啊，我就沒想過那些事情……

瑟 卡 兒

在任你選擇的一切東西的中間，在你過路

時牽拉你的一切東西的裏邊，尋找，選擇自己最愛的東西，啊，蝶烈施，就是這一件事，我同你說罷，都是很難，很可怕。

蝶 烈 施

6 我覺得人沒有什麼選擇。什麼東西來，人們就得受納什麼……

瑟 卡 兒

如果若是，人們有選擇的餘地呢！

我啊，我什麼都要，我心裏什麼都想要，對於要拿不到的東西我心裏總是懊悔，我預先會哭的。

蝶 烈 施

我以後才覺得可惜。這是時常有的。譬如，昨天，到底是穿黃皮鞋好，是穿漆皮鞋好，叫我猶猶豫豫直到很晚的時候。照着節氣觀察，我穿了黃的；可是黑的呢……

瑟 卡 兒

可是，可是我對於東西，對於鞋，未有想着過。

蝶 烈 施

當然啦。

瑟 卡 兒

人生裏有好多不可思議的配合啊，蝶烈施啊；我離開巴黎同巴斯其延到加拿大去。一月以來，我除加拿大以外什麼都不想。在火車裏邊，我就看見船，看見加拿大。我在腦裏想像着加拿大的樣子。我們到在這裏。沒有像預定似的出發。我在這古爾代客店住了十五天啦。現在你相信我，像巴斯其延似的，除加拿大以外什麼都不想麼？如同巴斯其延說的似的，我的眼睛一點都不離目標麼？不是。我……譬如，我看着你；我同你在一同，非常快活；我對於這一家非常有感情，對於你……對於你……

瑟 卡 兒

抬起頭來，笑着

真的？

瑟 卡 兒

我同我自己說：如今，你要走了，你在那地

方或者會過得很快活，但誰知道一定。若是你很難願意……方才你講給我，知道你在一個養禽坊裏住過。現在我空想到那裏了——哎，你看我這個樣子。我看見了太陽光照着的一間小房子，好像海關驗關的房子似的；不是加拿大了。有一個院子，人們在裏邊養雞。在院子裏，嬌麗的蝶烈施笑着。因為你也說過有一個院，是不是？

蝶 烈 施

是的。

瑟 卡 兒

就是說，啊，是不是？……

就是說，在人一步一步的作事的時候，覺出了如想作就能作到，看出來有什麼東西很容易使自己的身心滿足，那是一宗焦心的事情啊。

蝶 烈 施

你說得很對。靜默 小房子，同許多母雞，同許多花……啊，你叫我用了好多心思，假話都叫我說出來啦。

瑟 卡 兒

放 手 在 她 肩 上

可是，不好麼？

蝶 烈 施

我聽見掌櫃的下樓啦；得收拾棹子啦。

瑟 卡 兒

你聽厭煩了罷，蝶烈施，我講這麼多話。

蝶 烈 施

起 來

啊，沒有厭煩，你講的都是很正經的話。

第二場

同前人物，古爾代奶奶

隨着衣都，巴斯其延，勞働者數人

蝶烈施把食具擺在桌上

古爾代奶奶

從左邊的門進來

蝶烈施，快點，已經不早了！哎！瑟卡兒，怎麼樣？

瑟卡兒

不怎麼痛。但有時痛得很厲害，感到疲乏，發熱。

古爾代奶奶

趕快吃完飯去睡覺好啦，

瑟卡兒

我沒有胃口。

他 坐 下

進來勞働者數人，坐在後方的棹上，隨後衣
都同巴斯其延進來

衣 都

繼續着同巴斯其延講話

……那完全不成！你把政體變了，那究竟有什麼用，如果人總是一樣的，你說是不是？就好像我是的，就像我衣都是的，因為我的房子太髒，從這一區搬到那一區裏一樣。可是我住的房子，無論走到那一區裏，總都是髒的。何以呢？因為是一個醉鬼的房子：窗上的簾布總是被扯爛的，因為我要呼吸空氣的時候，怕跌下去，捉着牠。

我總想，在我房裏，在夜裏的棹子上，有一盆可愛的青的花草 籬邊放着舊書。我能夠換掉

子，但棹子上邊總是有一瓶兩瓶酒。哎，巴斯其延，我這樣算完全啦；可是相信我啊，今天不是一個醉鬼同你講說啊：你自己往好學罷，政府是靠不住的。

巴斯其延

我贊成，可是，得所有的人……

衣 都

是，得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由於一個人領頭……啊，瑟卡兒。

他同意卡兒握手，隨即又走，加入後方的新到人們的那裏，同他們在棹上坐，坐了一會，飯酒

瑟 卡 兒

晚安。

巴斯其延

蝶烈施捧着盤子進來，催闖到她的前邊

蝶烈施，晚安啊！啊！你過不去啦。這會兒，要看你會不會發癢。

他抓她身上，她喊叫

蝶 烈 施

不許。哎！若不，我把家伙扔到地下啦。

古爾代奶奶

讓她過去，巴斯其延，已經不早啦。

巴斯其延作滑稽的樣子，從蝶烈施前邊走開。蝶烈施吐舌頭。他走到瑟卡兒前邊

巴 斯 其 延

伙家，怎麼樣？

瑟 卡 兒

有時候痛。可是，昨晚我沒睡着。我很倦。

巴 斯 其 延

你出去過一陣麼？方才？你看見我們的船在那裏麼？

瑟卡兒

我沒有出去。我就在這裏等着。

巴斯其延

吃飯的時候，大概不會有人來罷？

瑟卡兒

不會有人來。

巴斯其延

私語

你說，你沒有麼……同蝶烈施計劃什麼事情？

瑟卡兒

未看巴斯其延，搖頭表示否認。少靜。隨即

哎！我要到床，到床上躺着去啦。

巴斯其延

啊！我問問你，你知道麼，我覺得無論誰同那個丫頭兩個人一同過了一點鐘，用幾句甜言蜜話，要怎麼就能怎麼。

瑟卡兒

你知道，有時候會看錯啦……

他突突昂昂着站起來

巴斯其延

你身體不好，阿路福萊：去休息罷，我們再等八天才出發呢，身體得壯一點。

瑟卡兒

啊！沒什麼要緊。

他同古爾代奶奶講了幾句話以後，偷偷的出去。後方，衣都乾杯，同一同吃酒的勞動者們握手

第三場

同上人物。少瑟卡兒

衣 都

坐在瑟卡兒原坐的座位上，對着巴斯其延

瑟卡兒：也走了麼？

古爾代奶奶

是的，他有一點發熱。他未吃飯就睡覺去
啦。

衣 都

有一點熱！發熱也可以同我們吃酒啊，哎！
給我拿白葡萄酒來，女掌櫃的。沒拿湯以前拿一
杯白葡萄酒來，蝶烈施。我渴死啦。啊！巴斯其
延，白葡萄酒怎樣？

巴斯其延

白葡萄酒好啦。

衣 都

朋友，現在盡量喝點兒罷，我相信到加拿大
不會有葡萄酒。

蝶 烈 施 喝 酒

巴 斯 其 延

老丈，那麼我們吃維斯基！我們吃香檳酒，
那世界上那裏都有。

蝶 烈 施

啊！香檳酒啊！我才愛吃呢！我一人就能吃
一瓶。

客 人

呼 喚

蝶烈施。

巴 斯 其 延

真麼？那麼，我就叫你喝。此地有麼？

蝶 烈 施

有，有頂好的。

巴 斯 其 延

我們喝啊，你喝不喝？我們用香檳一同乾杯
啊。

客 人

蝶烈施。

她 去 了

巴 斯 其 延

向 衣 都

哎，衣都老人；我們將來當了大地主，我們
什麼都不會缺，我們總有幾箱子香檳酒，如探險
家似的，若是沒法子有啊，那就算啦。葡萄酒也
好。但，自由比葡萄酒還好。衣都，你是知道的，
我們去，是爲的得自由，是爲的得自由。

衣 都

輕輕地拿起酒來

我知道，是爲的得自由。但，你得容我回答
你。先說香檳。你得知道，香檳是一宗東西，葡萄
酒又是一宗東西，香檳並不是葡萄酒啊。

巴斯其延

怎麼？

衣 都

不同！是甜的，是碳酸性的，是日用的，不是送禮的。

你早晨就吃牛奶油麵包，你喝什麼？‘勃爾都’，‘勃爾古寧’，‘皮科羅’，‘波加利’，這各樣的葡萄酒啊，直喝到你心窩去；這些酒使你同人生和解。可是，香檳啊！那一種冒沫的酒，典禮時用的酒。那是在婚禮時嘲笑女性，你流口水時使你噴出的頂好的酒。

巴斯其延

你拿我玩笑；你……

衣 都

好啦。不講香檳啦。我們講正經的事情：

你同瑟卡兒，你們兩個人到加拿大是很對的。我這麼說，我總這麼說。你們作好的旅行，你們看新的地方，你們到大的世界裏住。但你總說自由，自由，自由，說着很易啊！巴斯其延，你願

意聽我的心裏的意思麼？你們預先簽了一個契約。你們爲這宗事情出錢；人們就用錢把你們爲那種事情束縛住；你們作了這麼這麼的好些的約訂。這就是你所叫的自由啊？小伙子，你在紙上一簽了字，你就講不得自由了。

巴斯其延

自然的，沒有絕對的自由……

衣 都

是！你那個加拿大墾植公司，我沒有你知道得清楚。我斷言人們要給你作好多的事情，結果一算，你給土地買辦作了工啦？你開地，你不敢說一定有錢買：啊！人們借給你啊，不怕呀！要借多少有多少啊！可是，你的收穫，你的牧畜，你看你得賣給誰，你勢逼着得賣給誰！大致運載他們到這裏的船怕永遠是‘堅決號’罷。

錯啦，你看看，到處都是一樣啊！自由，真的自由，是你應當在身上帶着。

啊，我呀，我是自由的。我小的時候，人們叫我作鱈魚。誰也不能把我捉在手裏。我爲得生

活，僅僅一次賣了少少的自由。我照着我的趣味，我的錢包，我的健康去選找工做。我爲人作了好多事情，你也許聽人說過，我同誰都好。但約定將來作什麼，那宗事，你是知道，我不肯，我絕對不肯。一想那宗事情，我都覺得不好受……

他慢慢的乾益。巴斯其延，沉思着，屈肱在桌子上

巴斯其延

站起來

老丈，若是你對將來什麼都不約定，你纔不會作大事情。

而我們也不會被人預先那樣束縛着：一到那裏，過一年我就不會受束縛了。

蝶烈施

向衣都同巴斯其延

你們酒吃完了麼？叫我拿湯來麼？

衣都

手捉着酒瓶

啊！吃完了。

巴斯其延

拉着蝶烈施的胳膊，拉她走向右邊的門裏
我幫你，蝶烈施，我幫你擺家具。

第二節

第四場

古爾代奶奶，巴斯其延，蝶烈施

同上佈景，夜裏。酒店前面的板窗關上了。只有帳台上的同右方對着帳台的桌子上邊的電燈還點着。開幕時，古爾代奶奶在後邊，用鎖匙關門。蝶烈施在帳台上擦洗杯子。巴斯其延，在右邊桌上看報。

古爾代奶奶

把一串鎖匙掛在帳台後的釘上

哎，我要上樓啦，你好好關上電燈。

蝶烈施

是的，奶奶，現在馬上就完啦。

巴斯其延

古爾代奶奶，我等一分鐘就上樓去。

古爾代奶奶

晚安。

巴斯其延

眼沒有離開報

女掌櫃，晚安。

蝶 烈 施

古爾代奶奶，晚安。

古爾代奶奶從左邊出去

第五場

蝶烈施，巴斯其延

靜默一陣，其間，蝶烈施在櫃台後邊架上擺列杯子

蝶 烈 施

哎，看報的先生哎！我要關燈啦。

巴 斯 其 延

幾點鐘？

蝶 烈 施

至少十一點鐘。

巴 斯 其 延

棄掉報紙，仰臥在椅子上

蝶烈施！

蝶 烈 施

什麼？

巴 斯 其 延

再給我拿點什麼來吃好麼？

蝶 烈 施

隨你，但得快點！什麼！一杯水麼？

巴 斯 其 延

秘 密 的

一瓶香檳酒，兩個杯。

蝶 烈 施

啊！沒有！

巴 斯 其 延

起來，向她走來

怎麼沒有，蝶烈施？我曾約定請你，到了時候啦。在睡覺以前，喝一兩杯香檳酒，亂講幾分鐘話，是很好的。那可以給我們解乏。

蝶 烈 施

你們走的那天，你同瑟卡兒喝那瓶酒罷。

巴 斯 其 延

當然啦。但是，因為臨別要喝酒，妨礙不着別的時候的喝酒。臨別的酒，我同瑟卡兒，衣都，女掌櫃一同喝，我很知道那時候是怎麼樣情景：你在把盤子拿來拿去之間，也會乾了一杯。那是

不能算數的。

靜默。蝶烈地感困難，搖身

喂一杯酒 是什麼大不了的時候事情麼？應
當早喝就好啦…… 你想什麼？

蝶 烈 施

我想女掌櫃的。

巴 斯 其 延

女掌櫃的，再五分鐘，她就打胡魯啦。女掌
櫃的，她怎麼？

蝶 烈 施

應當叫她知道……

巴 斯 其 延

好的；明天，我付她我們喝的這瓶酒的酒錢
的時候，我同她說。啊！真好極啦。

蝶 烈 施

啊，不行！她以後會說長道短啦！叫我吃香
檳酒……並且在這個時候，你想！……

巴 斯 其 延

好啦。她什麼都不會知道的。你明天早晨

說，你要息燈的時候，一個水手來敲門，買一瓶酒去。

蝶 烈 施

合 謀

啊！你不壞，你真不壞！強盜，來！來輕輕地把酒窖的蓋子給我抬起來。

巴斯其延，在櫃台後，抬起蓋子；蝶烈施走下去

。她下去的時候，巴斯其延擇兩個杯，放桌上

蝶 烈 施

回 來

請關上窖蓋子。

巴斯其延關上蓋子。蝶烈施拿給他酒瓶，他提過來，放在桌上。兩人對面的望一下。巴斯其延去開瓶口

蝶 烈 施

小心瓶塞迸出來。

巴斯其延

是的，好孩子。好啦！他注酒，碰杯祝福喜吃香檳酒的，也很有吃香檳的價值的，這位蝶烈施小姐！

蝶烈施

祝巴斯其延這位壞蛋。祝你一路平安！

二人共飲

巴斯其延

不壞。

蝶烈施

真是好吃啊！

巴斯其延

真酒包！你的眼都亮了，你量還未盡呢。到加拿大去，我各各禮拜日叫你喝酒。

蝶烈施

我一輩子都不去！

巴斯其延

爲什麼？

蝶 烈 施

我一輩子都不到海裏去，我怕海。你那個加拿大，是忒遠啦。我有姊妹在這裏……

巴斯其延

還有你的情人。

蝶 烈 施

沒有，我沒有情人。自從去年的夏天，我的情人跑掉了，也沒給我留住址，那個壞小子啊！

巴斯其延

他不是當地的人麼？

蝶 烈 施

不是。在此地住防。是一個老實人。是一個副官。

幾杯酒，巴斯其延隨後又斟上兩杯

啊，你等一等，我去找餅乾去。

她從右邊出去了一陣，拿着一個盤子裏頭裝些個餅乾。

巴斯其延

在蝶烈施在他對面重新坐下的時刻

求坐在我旁邊！一同好吃東西。

蝶烈施

坐在巴斯其延的右邊

你說，若我去加拿大真有意思極啦，一個母雞，兩個公雞！

巴斯其延

一匹漂亮母雞！但瑟卡兒不會爲一個母雞爭鬥，我是知道的。他同你一同在了兩個下午啊，敢斷言他對你沒說過他迷中了你。

蝶烈施

放逸的聲調

啊！他很老實，他對我很慇懃。他同我作伴，同我講話。那是一個招你喜愛的孩子。並且他性情很是溫和；女掌櫃已這麼說過啦。

巴斯其延

他是一位老弟！所以我要把他帶來。

蝶烈施

惡意的

的確瑟卡兒不像你似的會在樓梯的段上把年青的姑娘捉過來擁抱。

巴斯其延

你得知道我不是總要像那樣的在樓梯上擁抱了所有的女性。我擁抱你，蝶烈施啊，是因我有特別的耐不住的欲火。若是阿路福萊有同我一樣忍不住的熱慾，他也會那樣的。

蝶烈施

人會有很大的慾火，人會有不敢的時候。

巴斯其延

但是在慾火特別強的時候，人又是一個男子漢，什麼都敢作。

他擁過蝶烈施，在頸上接吻

蝶 烈 施

喊了一小聲以後

我要嚷啦，把女掌櫃的喊醒啦。

巴 斯 其 延

哄貓似的

我的小的烈蝶施，我的可愛的蝶烈施，聽我說…… 哎，先喝一杯酒。 他拿起蝶烈施的杯來，使她喝，隨即從酒杯裏跟着她喝了一杯：我知道你想些什麼
……

蝶 烈 施

到巴斯其延杯中喝一大口酒

那麼，我也知道。

巴 斯 其 延

好好聽我說：在我在戰溝的時候，在避彈的地方我整天整夜的不睡覺的時候，我很高興的想像着一個漂亮的姑娘，我很迷愛她，她生得很適合我的口味，我好如一個餓着肚子，想找好吃的東西吃的人一樣。我對自己說：在這樣的人兒的傍邊就是在了一點鐘啊，從頭到脚都把她渾

身都接吻遍了！那位好姑娘笑着，很歡喜的，一點不拘形式的，同我接吻。戰事最烈的時候，我天天的看見我的伙伴們都揭了蓋啦，現在我覺得到我的班了，哎，你知道我作許多什麼壞的念頭？我想我一點接吻的滋味都不知道就會死啦。

蝶 烈 施

傷 情 的

兵真可憐啊。

巴斯其延隨抱魁

巴 斯 其 延

以後，就休戰了，到兵營去生活啦！墨市的兵營，克隆尼的兵營，巴里的兵營，馬塞的兵營，君堡的兵營。以後回到克立西大街，但我總住不慣，不開味。我在巴黎市裏，遊蕩了兩個月。那裏住着很多美國人同捷克斯拉夫人。現在我到加拿大去，到馬尼都巴的遠處去，那裏僅僅有抽着

烟袋的紅人的女人。你想我怎能忍得住情火不
同你接吻呢，你，蝶烈施，你同我在戰溝裏夢想
的女人一樣。

他擁抱了她好久。蝶烈施，無力地，倚頭在他的肩
上。巴斯其延看着她，隨又接吻

蝶 烈 施

起 立

不要再擁抱啦。

巴 斯 其 延

爲什麼？

蝶 烈 施

你要走啦。

巴 斯 其 延

是，我要走，但也不是明天，也不是這個禮
拜；我在走的以前，我還要再拚命的擁抱你幾
次。得給人接吻，得受人接吻，能接吻多少就接
吻多少，爲得以後一個人孤獨的時候，離開情愛

的時候不會懊悔。你懂麼？乖乖！如果你沒有像
愛香檳似的愛接吻呢？悔恨地 如果我不喜歡你，
那又當別論了。

蝶 烈 施

哄笑，用手擒住巴斯其延的頭，着着實實地接了一個吻
就這麼。她乾一杯酒 就這麼！她起來 現在，小孩子，
趕快上樓！你知道已經不早啦。

低吟着，舞蹈着，她起來，洗杯，把杯放原處，摘
下鎖匙，開開後方的門，把空瓶投到碼頭上。巴斯
其延跟隨着她，在他捉着她的時候，就給她接吻，
在她開了門以後又同她回來，從地上把她托起來，
自己中心的同她作了一個回轉。

蝶 烈 施

脫 出 身 來

算了啦！……現在祝晚安，睡覺罷。

她息了帳台上的電燈

巴 斯 其 延

第三幕

同上佈景。早晨。酒居的前面還在關着。從門上邊的小玻璃窗天光透進來。開幕時，舞台一個人都沒有。左邊的門輕輕地的開開，巴斯其延出來，作旅行的裝束，如第一幕一樣。他拿着一個皮包，放在桌上，他起首開。蝶烈施很小心從右門出來：素朴的出外的衣服，手掛着橡皮布的雨外套。她帶一個皮包，比巴斯其延的還大，蹣跚走來，把皮包放在桌跟前。

蝶烈施！

蝶 烈 施

什麼？

巴 斯 其 延

來近些，我小聲同你說幾句話。

蝶烈施來前，巴斯其延同她耳語

蝶 烈 施

啊！那不行啊！

巴 斯 其 延

行呢！

他擁過她去，拉她向左邊門

蝶 烈 斯

不行！巴斯其延……

巴 斯 其 延

你困麼？

蝶 烈 施

啊！到不是困……

巴斯其延

你答應就得了罷，很簡單。

蝶 烈 施

她蹲倚着巴斯其延的一會兒以後

可是，同誰都不要說啊。不要同瑟卡兒說啊！

巴斯其延

同誰都不說。同瑟卡兒更不說啦；來！

他 開 開 門

蝶 烈 施

上樓不要作動靜。

她 關 了 電 燈

— 幕 —

第一場

蝶烈施,巴斯其延

她們低聲的講話

蝶 烈 施

哎,我愛……他在地上開開了皮包。你看,裏頭有好多東西呢。

巴 斯 其 延

他心情流露着擁抱蝶烈施,隨即檢查帶來的那皮包

啊,好啦。我可以把瑟卡兒的這個皮包給他留下啦。現在,用五分鐘收拾東西。

他把桌子上的皮包的東西檢出查看。在以後應答的中間,他透內衣及各色東西與蝶烈施,她放在大皮包裏。

我們還有很多時候，時間還早呢……

我啊，沒有睡覺……我愛，八天以來我們晚
晚兩個人在一個棹上喝香檳！……

巴斯其延

你滿意麼？

蝶烈施

啊，啊，真快活死啦。可是我覺得很過意不
去，一點都未告訴女掌櫃的，這樣的走了；你說
是不是？哎！瑟卡兒呢？昨天晚上你告訴他的時
候，他說什麼呢？我怕他也立刻就下樓來。

巴斯其延

我並未同他講，

蝶烈施

你沒有……

巴斯其延

沒有。可是我已決心要同他講。我打算不睡
覺到他房間去。在彼時我們知道堅決號已準備
開了。於是我就沒有了勇氣。啊！我很悔恨三四
天以前未同他講啊！

蝶 烈 施

以後，我跑到衣都那裏，我都講給他聽了。他通知各位。他知道怎麼說。阿路福萊，我給他寫一信封。

蝶 烈 施

啊！好啦！一封長信麼？

巴斯其延

哎……就是一封信。啊：左右一個樣，我應當會他一遍，啊，可憐的朋友……

可是以後沒有講，直到上船的時候，我都不能同他聲明過我不去了。我是遠行的隊長，我是最決心去的，我拉阿路福萊這個小伙計，我教給他得堅忍耐勞。我不能同他說，真不好說。

蝶 烈 施

但誰都知道愛是比什麼都強有力的。

巴斯其延

不然，不是誰都知道。就是我自己，我在以前都不知道。

蝶 烈 施

感 謝 的

吾愛！

巴斯其延

成功，現在只有像英國人似的緘默聲的跑掉好啦…… 沉默 實在，自由並不用作了十年的契約到加拿大才找得的：自由是在自己身上帶着的！真的自由，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忽然變了行程。我們作什麼都好，但只要我們在一同。我們僅僅有時賣了我們一點的自由去生活……

加拿大，的確，是好的，但是得有好多錢：並且若是沒簽契約呢…… 只要在紙上一簽上了字……而且我以為那裏人們講法國話。可是據堅決號上的人們說馬尼都巴正不是講法國話的地方：那麼 再見罷！……

並且，並且，我愛你不願到那里去。

蝶烈施用力擁抱他。一陣沈默

蝶 烈 施

因為瑟卡兒的關係，我很覺不安。

巴斯其延

我也是的。

蝶烈施

他？怎麼辦呢？

巴斯其延

他？他回巴黎吧。誰知道，或者他高興都不定。

蝶烈施

他什麼都不會疑惑！

巴斯其延

他查看完了，依次放進蝶烈施皮包中

我知道清清楚楚的。

蝶烈施

我愛。

巴斯其延

怎麼？

蝶烈施

我相信他有點迷戀我。

巴斯其延

那是誰都會有的事情。現在趕快關上你的皮包罷。

蝶烈施

關上皮包

可是，他啊，你看得出罷，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我總不痛快，怕他知道在我們走的以前我們在一同睡。

於是，爲得不露出同你好的神色，近來的這幾天，我同他很裝要好，我同他笑。實在，我心裏難過極哩。

巴斯其延

關好了皮包

蝶烈施，準備好了麼？我收拾好啦！完全弄好啦！

到時候啦！……鎖匙呢？

他指着從小窗戶上進來的太陽光

看；天氣多麼好啊！我們再多有些錢！我去
作一個戀愛旅行！到北方的火車呀，無論哪一次
我們都坐，沒有人再會知道我們在哪裏。

蝶 烈 施

她拿鎖匙，開開後邊的門

是的，心肝！

門開，開人們看見港岸被朝日照成金色。蝶烈施又
把一串鑰匙放到原處，他們出去，注意的閉上了門

第二場

爾代奶奶，以後勞働者數人

以後英水手以後瑟卡兒

舞台空了一會，以後古爾代奶奶從左邊進來

古爾代奶奶，向後面一瞥之後 他沒在他房裏，
也沒在此地，

她走到右邊的門，開開門。

蝶烈施！……

沒在家住啊。

她摘鑰匙，開後邊的門

她儘管不在家裏住，但，不應該把門給我敞着；她到這時候應當在這兒啊。

她出去，取掉前面木板。進來兩個勞動者，吃着東西，手中拿着麵包同刀子。他們坐下。古爾代奶奶到他們跟前

勞動者之一

向古爾代奶奶

哎，拿半杯葡萄酒來

古爾代奶奶

哎！就拿來！

她給他們斟酒。場面進行中，他們出去了。又三個青年勞動者進來，走到帳台前。

第一勞動者

古爾代奶奶，給我拿咖啡來，我是剛洗澡回來的。

古爾代奶奶

諸位，對不起，今早沒有咖啡。蝶烈施未有起來燒咖啡。

第一勞働者

啊！她情人昨晚把她留下了，真糟糕啦。

第一勞働者？

如果是那樣，我原諒她。我們吃咖路蛙都，好不好？

第二勞働者

好的，快一點。

第三勞働者

那麼，古爾代奶奶。拿三杯來。

古爾代奶奶拿酒。英水手進來

英水手

早安。

古爾代奶奶

啊！早安！我知道你。你來通知我的

兩個住客來了。

向着付錢出去的三個勞動者

再見，諸位，謝謝你們。

英 水 手

奶奶，是的。得告訴他們說堅決號今早九點鐘開。

古爾代奶奶

昨天，在船上，人們已經通知他們了。就這麼定規罷！九點鐘，我招呼他們。你用什麼東西？

英 水 手

哎，一杯白蘭地。

瑟卡兒出發的裝束出來

古爾代奶奶

瑟卡兒正正來啦。瑟卡兒，這位是堅決號的水手。小夥子，你今天早晨九點鐘得走啦。

瑟 卡 兒

啊！早安！

他同英水手握手

英 水 手

早安。得九點鐘以前同你朋友去。

瑟 卡 兒

知道了。我們準備好了。

英 水 手

我同你拿行李罷？

瑟 卡 兒

謝謝！我已經拿到船上一個大皮靴啦，在好久以前。我僅僅還有一個小皮靴。就是這個，巴斯其延已給我拿下樓來了。巴斯其延，他哪裏去啦？

古爾代奶奶

我還未有看見他。

瑟 卡 兒

向 水 手

沒有，沒有行李，謝謝。

英 水 手

啊，九點鐘就開船啊：他飲酒再見。

他 去 了

瑟 卡 兒

就去。

古爾代奶奶

這次，可走啦！

是的。你要同我說別了別了啦。人們剛剛同你熟習了。

瑟 卡 兒

啊：不要說別了，古爾代奶奶，說再見。可以有方法以後時時來法國旅行，我要回來，我知道我會回來。我已經約定好啦。我們常常通信……
哦，蝶烈施在那兒呢？

古爾代奶奶

抑 鬱 的

蝶烈施，蝶烈施啊，她沒在這裏睡，她還未

回來。

瑟 卡 兒

她在哪裏睡呢？

古爾代奶奶

我不知道。我想她在她姊姊家住下了。這有什麼要緊，可是她應當預先告訴我，應當回這兒來啦。也沒有開版兒，也沒有熱咖啡！

衣 都 蓮 來

第三場

衣都，古爾代奶奶，瑟卡兒

衣 都

困難的神情，但是很不易看得出

古爾代奶奶，早安，瑟卡兒，早安！ 他同他握手
哎……蝶烈施沒在這裏罷，是不是？

古爾代奶奶

沒在，怎麼？

衣 都

巴斯其延也沒在這裏罷。啊，巴斯其延出去了罷？

瑟 卡 兒

我不知道。

古爾代奶奶

我們還沒有看見他呢。

瑟 卡 兒

你找他有事麼？他把我的皮包拿下來了。

他大概又上樓啦，我去看一看。

衣 都

沒有，沒有！不要費事，朋友。他不在這裏。
我剛離開他。我要問一問……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瑟 卡 兒

什麼？是要問我們知道不知道堅決號今天
早晨開船麼？

衣 都

不是！……怎麼找也沒用。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方才離開巴斯其延同蝶烈施；他們倆個人
一同跑了。

古爾代奶奶

呆 然

哼？

瑟 卡 兒

呆 然

蝶烈施同巴斯其延？哪裏去啦？

衣 都

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遞給瑟卡兒

可憐的孩子，啾！

在衣都同比比劃劃說話的古爾代奶奶講話的時候，

瑟卡兒坐在桌子上看信，隨即茫然自失地呆望着

古爾代奶奶

不應當這樣做，在人家住了三年，像她似的，同我又有感情，又很知心！啊！真不應當這麼辦，你說是不是！

衣 都

是的！她同我說，讓我同你說原諒她。

古爾代奶奶

原諒是可原諒的。她真算弄得我夠受。啊！從今天到明天，這裏沒人作事情呀！

她轉向瑟卡兒

啾！我的可憐的瑟卡兒，你現在也要走了！你的朋友真可以！

瑟 卡 兒

向着走向他前邊的衣都

他說給我契約文件等等……他說給我我的皮包……他問我是不是我不高興他；他同我說：衣都會講給你聽的。

衣 都

也不用怎麼費事的講：他要同蝶烈施鬧了一團糊塗；他要用些個甜言蜜語，結果他被人捉住了。你知道他是衝動的，他是一氣作成的。以後他會是老實的。

瑟 卡 兒

有多久了麼？

衣 都

不過八天：他還迷戀着呢。

瑟 卡 兒

哎，蝶烈施呢？

衣 都

你想，她幹出了她幹的這種勾當，當然她也是很迷戀的了。女性，只要你能把她弄到手裏，她就變做你的了，那是自然的結果。你變成了她

的唯一的存在的人了：勿論怎麼，你卻是她的心上的人了。但是像蝶烈施這樣的女人呀，你捉住了她，反到是你被她捉住啦。

巴斯其延是被捉住了，老老實實地被人捉住了，他是一個小孩子。他立刻就粘到她身上啦。因為她不願意到加拿大去，他也就不去了。

古爾代奶奶

她起始打掃屋子

像石頭一樣的這麼剛強的一個青年啊！

衣 都

啊！像石頭一樣的剛強……風標的箭也是很剛強的樣子，在風定的時候。但不知那一天風總會把牠吹轉的。

靜 默

瑟 卡 兒

爲什麼他一點都未同我說呢？

爲什麼八天以來什麼都未告訴我呢？

古爾代奶奶

是的，怎麼未同你說，你是他的朋友！

衣 都

你想起先他自己知道他會到這步田地麼？
他只知道一件事：非有蝶烈施不可，無論怎的，
非有不可，非有不可。

瑟 卡 兒

痛 苦 的

他是一個果決的人，他！

衣 都

是的，然而他自從昨天晚上才完全的下了
決心。直到昨天晚上還未一定，他還沒有十分的
自信；因爲你的關係，他少微的有點害羞。

你知道，這是常有的事情，人一決了心，人
就得順從外邊的力量，勿論怎的都得幹到底，因
爲事情的變遷是很變化無常的。因爲他對你很有
交情，所以他很懶意同你公開；於是，他等着。
但是他越等，他越難同你開口。實在，如果人們

不來同你說船要開了，昨天他會講給你聽的。那服藥你很難吃，所以他也沒有勇氣拿給你。他自己覺得很不對，你知道麼？

瑟 卡 兒

勿論怎麼，他起初同蝶烈施交際的時候，他就應當同我說。

衣 都

朋友，男人同別人講究他們的事業的成功。但他們有了戀愛，他們總不說。同女人是反對的。

巴斯其延是非常狡猾，不能同你公開說他投入情網了。他對於我昨天晚上才告訴我，因為他不得不講啦……小伙子，同你一樣；你，你過於‘迷麗卡特’了，你迷戀上啦，你也不會說。因為你也迷戀上啦！我有眼睛！

古爾代奶奶

真的……若是我想有這回事情，這回事情就不會有了……

瑟 卡 兒

靜默之後，用力的說

他們作什麼去啦？到哪裏去啦？

衣 都

一種漠然的舉動

到北方去……巴斯其延到從德國奪回的地方裏，在市上擺攤子作買賣。

瑟·卡兒

這種職業對蝶烈施不適宜啊。

衣 都

同巴斯其延，她就願意這麼作。同別人，是另一回事…… 靜默 瑟卡兒，你怎麼辦呢？船九點鐘要開啦……

古爾代奶奶走進前來，不動，手放在臀部上，在衣都傍邊，兩個人眯着瑟卡兒。瑟卡兒肱依着桌子，定定的眯着地。靜默

瑟 卡 兒

站 起 來

啊！我走……我不管……我要走了……

古爾代奶奶

一個人走麼？

瑟卡兒

是的。

古爾代奶奶

你不想回家，回巴黎麼？

瑟卡兒

回家！到了這裏，我就不想回家了。並且現在更不能回家了。我已經訂規約；我爲誰我不去呢，我……我準備好了。我的行李在船上呢。

古爾代奶奶

啊，你的行李啊，衣都可以去給你找回來，告訴說你不去了。他們能把你怎的呢？

衣 都

老老實實說，你心裏，你想怎麼辦呢？是回巴黎呢？是走呢？還是在這裏呢？

瑟卡兒

什麼都不是…… 靜默 啊！現在，不想在這裏……因為我不得不走！我最好走啦……

古爾代奶奶

你是得同巴斯其延一同走的，但現在因為他把你扔了！

瑟 卡 兒

稍靜以後，啞聲的

啊，古爾代奶奶啊，巴斯其延把我扔了，因為巴斯其延再不去加拿大去，我，我就不去了麼？我到沒像他似的那麼想去那裏啊！但沒有他我就不能去了麼？

啊！現在或者是頭一次，一種悲哀的慾念起在我心裏，叫我上船！

衣 都

好啦！小伙子，走！去！走！

古爾代奶奶

我若是他啊……

衣 都

你若是他，你也走，你也順流而下了。你是

知道的，女掌櫃呀！在世上有像瑟卡兒的一流人，如同軟木塞在河流裏一樣。有時候，他們坐着夢，飄飄蕩蕩的，到得河灣裏，到得蘆葦的裏頭。如果他們運好，他們就停留在那裏，如果運不好，一個逆潮，他們又起了錨；又走了。大概都是這樣。

瑟 卡 兒

可是，在別的人呢？

衣 都

別的人們呀，是些風標。就是巴斯其延。他們很高傲。他們有一個心軸，他們很安閑。他們講他們的意志。講他們的決心。

還有一種人，那就是我，我這種人啊，是自由的啊！人中的自由的，然而可是風同水的奴隸：有時是老風標，有時是老軟木塞。一個老軟木塞——真可憐啊！——常常被酒壺嘴吸引住拉。

瑟 卡 兒

板想一陣的以後

可是也有時候……啊，我怎麼說呢……譬如
如有時候，河流有兩個岔，路有兩條呢？

衣 都

是常有的！

瑟 卡 兒

痛 切 地

那時候你能選擇麼！

衣 都

是的。你可以選擇，只要你敢選擇！不然，潮
流就給你選擇了。

是的，有時候得很快的選擇。我的可憐的瑟
卡兒，也有時候，路僅僅是給一個人走的，別人
要搶先走，就把你壓過去了……沈靜

啊，勿論怎的！人生總是美的呀！

瑟 卡 兒

也是悲哀的呀。

衣 都

也悲哀的，也歡樂的，也又是悲哀的。你相
信，對於巴斯其延，對於蝶烈斯，人生總是歡樂

的？

瑟卡兒

她說了什麼沒有？

衣都

誰？

瑟卡兒

蝶烈施，她說什麼沒有？

衣都

我滿不知道。

瑟卡兒

她笑了沒有？

衣都

啊，我一點都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同你說呀。我僅僅的碰見她。他們的車要開了。新的愛人除自己以外什麼都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呢？如今啊？你怎麼決心呢？

瑟卡兒

悲嘆的

我要走。最好一走，遠遠的，一個人。

靜 默

古爾代奶奶

真的？

瑟 卡 兒

真的！

古爾代奶奶

你先吃點東西罷。

瑟 卡 兒

不吃，謝謝，古爾代奶奶。

古爾代奶奶

不吃，這真沒道理……

衣 都

你不能拒絕我們的餞別酒。古爾代奶奶！拿
一小瓶好的白葡萄酒來，我們三個人乾杯！

瑟 卡 兒

力 爭 的

不要，不要，古爾代奶奶：請不要拿來。衣都

老丈，不要，不要呀。請原諒我。我沒心吃酒。簡直不能吃。

衣 都

你錯啦，相信我。像你這樣心情的時候——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最好是喝一杯酒。他叫你胸頭覺得暢快。一醉解千愁，使你開心。

我看見過移民們喝酒啊！以後誰都要說他們要當王啦，他們要坐船到他們王國裏去啦，瑟卡兒看着他微笑着 這叫你笑麼？哎，頂好喝一杯呀。古爾代奶奶！

瑟 卡 兒

老丈，不喝，不喝。多謝你厚意。但總喝不進去，哎，我要立刻走呀。他去拿他的皮包

古爾代奶奶

沒到鐘點！你還有時候呢！

衣 都

你還有一點鐘啊！

瑟 卡 兒

我最好，古爾代奶奶。我最好現在就到船

上。啊，我不知怎麼，有點悲哀。我最好是一個人。一到船上，就好啦，我什麼都不想啦，衣都，你願意陪我去麼？

衣 都

若是你想就走啊。把你皮包給我。

瑟卡兒把皮包給衣都

瑟 卡 兒

向古爾代奶奶前走去，伸出手

古爾代奶奶……

古爾代奶奶

啊，小伙子，再見：你沒同巴斯其延弄好。但希望在那裏你得着一個好朋友。

瑟 卡 兒

是要希望的。

古爾代奶奶

你今天走天氣真好啊：很好的太陽。

瑟 卡 兒

巴斯其延走的天氣才好呢。我最喜歡的還是前幾天的啊……

衣 都

向 瑟 卡 兒

實在說，你不知不覺的時候，你會有好的事情。

三人走向門口

瑟 卡 兒

在小酒居中看了一周

或者我也應當在這裏滯下。靜默後，突然的，承古爾代奶奶特別招待，多謝多謝。別了，別了。

古爾代奶奶

同 他 拉 手

常給我們來信啊。不要說別了別了，說再見啊。你要照你所說似的再回來麼？

瑟 卡 兒

漢 然 的

[109]

或者……

他作辭別的樣子，同衣都出去。古爾代奶奶在門口
上待了一陣，目送瑟卡兒和衣都往那裏走去。以後，
她蹣跚，使一羣族人進來。族人們把他們的皮包放
在桌子上，落坐

古爾代奶奶

兩手扶在桌子上

諸位辛苦。你們吃什麼東西啊？

——幕——

“堅 決 號”

1928 7 1 付印

1928 10 15 初版

1—1500册

板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